



石评梅作品集

邓颖超

· 戏剧 游记 书信 ·

中国作家研究资料丛书

石评梅作品集

· 戏剧 游记 书信 ·

杨 扬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封面设计 陶尚义

责任编辑 刘卓英

石评梅作品集

(戏剧 游记 书信)

杨 扬 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出版

(北京文津街七号)

秦皇岛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850×1163毫米 1/32开本 13⁷/₈印张 310千字

198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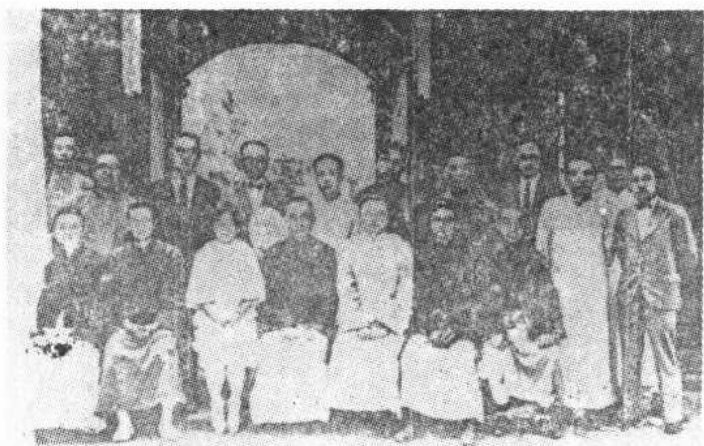
定价, 2.30元

图书分类号, I216.2

统一书号, 10201·20



石 评 梅 像
(摄于一九二八年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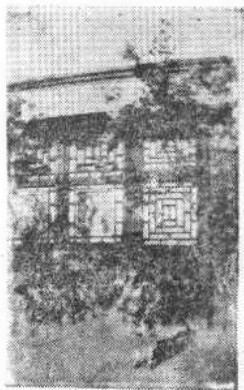


石评梅和北师大附中戊辰级教师合影

《妇女周刊》为汤佩琳女士被迫害致死事件发表的漫画



△ 石评梅主编的《妇女周刊》周年纪念特号第一版版面——目录中有鲁迅杂文，目录下方为邵飘萍的题词



△ 石评梅和友人在滑冰

(一九二七年冬摄于中山公园)

◁ 石评梅在南半壁街林砺儒先生家借住时房间外貌(图为林砺儒先生女儿在房前游戏)



石评梅和她训练的附中女排队员们(摄于一九二八年春华北球类运动会期间)



△ 为石评梅不幸病逝而悲痛的女生们



△ 石评梅追悼会上的一部分挽悼



△ 石评梅追悼会一角

惠年：

這封信我初上書時寄佈。

好嗎？我有寒食那天一重到金天，三王都去陶然亭一遊，如今完了，會臺上的事，我都知道了，只有刊印他的遺著了，現在我正在抄錄呢！

許久我們未見了，計算還不到三天哩。下星期一附中或可上課。你一定很忙吧，再見。我時我把十卷的信件仿看。

梅姊九拜

惠妹：

我已安臥在母親的懷裡了。在母親懷裏的時候，我留痛哭了一聲。從此以後我很高興！我愛着母親，我他的在這上面這道着。

足嫂相繼的生病，極心很難熬。父親知道這悲事，不快，快八次要以外去遊山。這天或可實現。有幾次，不，人輕在樓上寫文章，和去年一樣，只缺少了信隔天，有一封掛着信的。父親告訴他，他還躺着，字父，但是大系向這憶年時，父親去了，還痛，這主老虎！他這種悲感，一半為了我，一半為了他。母親還不知道，至父去世，知道。到九原下車，字和妹，就來看我，我很清楚，然和，說了几句話，送了如，張字，和我的像。連，這字，他，我不寫信給他。你信收好，你生活有秩序，建，東，重不傳。

梅

十三夜

紙稿社

石評梅手迹

《石评梅作品集·戏剧游记书信集》

编辑说明

《石评梅作品集》的戏剧、游记、书信集，继散文集和诗歌、小说集之后得以编成献给读者了。

这一集用了较多时间来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品类多，使用材料颇费斟酌；二是遗文收集不易，对已收集到的还要作些鉴别工作。

现在收入这一集中的包括有评梅写的剧本、游记及有关说明文字，有她去世后由友人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书信，和由友人收藏而在这个集子中首次发表的书信，还补录了新近找到的评梅在几个时期写的几篇散文、诗歌、小说作品。另外有一些需鉴别清楚以后再确定的作品和待整理的材料，只好留待别的机会再告诉读者了。

本集附载了评梅逝世后不久所编印的《石评梅纪念刊》和师大附中校友会会刊第五期上《纪念石评梅先生》专页。不仅因为这些已很不易找到，而且因为其中师友、学生对评梅的悼念文字和讲话中有许多重要参考材料，有的还是关于她的一些见解和行动的记述，而这些在评梅自己作品中是不易明显看到的，比如她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和教育学生的成绩就是其中的一项。至于作悼念文字的人们后来思想、行为的发展和走的道路各有不同，有的还可能有很大变化和歧异，但这应从每个人后来自身的历史去考察，是另一个问题。本集编辑时仅从当时

这些材料都从各自角度反映了评梅的面影，对了解评梅都有用来考虑，因而附载于书后，仅供参考。

集中所收评梅不同时期写的不同形式的作品，再一次使人们从更多方面看到评梅在新文学道路上前进的印迹。至于她的一些书信，是同友人在个人之间通信中表露心情的记录，其中有怀念高君宇，决心努力于新文学创作的感人笔墨，也时有思想上苦恼、伤感的流露，及力图摆脱这种苦恼的袭扰而想继续奋力前进的笔墨。这些都保持原貌，以供文学工作者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考虑到有的读者可能只读到本集而未读到前两集，也需要了解高君宇、石评梅事迹的大略，本集仍以邓颖超同志特为撰写的《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一文冠于书前。继之，有石评梅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在北师大附中作教师时，先后在女生班、男生班学习过的几位同志写的回忆石评梅老师的文章。计有女作家颜一烟同志写的《回忆我的好老师石评梅》，老作家蹇先艾同志写的《追忆石评梅师》，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李守仪同志写的《回忆敬爱的石评梅老师》。这几篇回忆文章分别谈到当年亲身所感受的评梅进行文学活动和教育活动的影响。为了结合本集作品向读者谈石评梅文学活动的一个特点，兼及新发现的评梅一些有关作品的意义，编者写了《系念着妇女们和新一代》一文作为代前言，希望能略有助于读者。

编本集时，协助编辑加工与查借过资料的有刘卓英、陆宏基、赵林、申伟、叶明芬、王新民等同志。

在编辑过程中，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山西省博物馆的张献哲、郭汾阳同志，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首都博物馆的同志等曾为查资料提供帮助，李惠年、秦瑾同志提供了评梅一些书信的原件，林安娣同志提

供了评梅的照片，对这些帮助，我们均致以谢意。

（本书各集所收评梅作品原见于报刊的出处，凡在原来成集之外新增入者均尽可能注明年月日，并均统一采用公元纪年，报刊均注刊名或专栏名，有时除通行刊名外间有采用所见版面刊头上称谓的，如“晨报附刊”即是，于此特附带说明。）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八三年十月

为题《石评梅作品集》书名后志

邓颖超

书目文献出版社嘱我为本世纪二十年代名女作家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立即在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件难忘的往事。在二十年代，大革命时期，我已知高君宇（名尚德）同志是我党北方区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主管宣传工作，但未见其人。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月，高君宇同志在上海参加我们党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返回北京的途中，他特地在天津下车，到我任教的学校里看望我，因为，他受周恩来同志的委托来看我并带一封信给我，这样我们有缘相见，一见如故，交谈甚洽。高君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是在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相识的，两人欢谈甚深，彼此互通了各人的恋爱情报，于是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温和而又沉着，内心蕴藏着革命的热情，而从外貌看上去也较为成熟的青年。

在同年的三月间，我正在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

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突然听到君宇同志逝世的噩耗，深为悲痛，极想能够见到他的情人——石评梅女士，给予安慰。数日后，在北京大学旧址法学院的礼堂，举行高君宇同志的追悼会由赵世炎同志（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管职工和宣传工作，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七月在上海被捕遭杀害）主持，我去参加追悼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够见到女作家石评梅。但是那天很出乎我的意外，评梅女士并没有参加追悼会，可能因为她悲痛过甚而不能参加。但是，在追悼会会场的正中悬挂着评梅女士抄录的君宇同志自题像片的那首诗，作为她悼念君宇同志的悼词。因为，我和恩来同志对高君宇同志和石评梅女士的相爱非常仰慕，但他们没有实现结婚的愿望，却以君宇同志不幸逝世的悲剧告终，深表同情。君宇同志由于工作关系，一人独居，无人照料，阑尾炎发作后，因耽误时间而恶化以至不救长逝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仰慕高、石之间爱情和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总希望能有机会和石评梅女作家见一面，然而，石评梅女士由于失去君宇同志悲伤过甚，约三年后，她自己离开了人间。我始终未能同石评梅女作家有一面之缘，至今仍引为憾事。北京解放后，我也曾与一些同志和青年一代几度到陶然亭，凭吊高、石合葬的碑墓，我向同行的人们讲述了高、石的爱情和革命事迹。由于对高、石俩人的仰慕和同情，缅怀之思，至今犹存。虽我们两对四人，其中

已有三人长逝了，作为幸存者的我，有机会能为石评梅作品集题写书名，深感欣幸，故不计字迹拙劣，乐于题写。

一九八二年七月下旬于北京

回忆我的好老师石评梅

——为《石评梅作品集》出版而作

颜一烟

1927年9月1日，我随着许多男女同学，走进了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大门。

师大附中，是当时最早的男女合校的中学，但是，合校不合班，我们女生班是一年级三班，级任是石评梅先生，兼教国文和体育。

这位石评梅先生，是一位女老师——女的还能当老师？！我生长在一个满清的封建官僚家庭里，祖母的重男轻女思想非常严重。我们家女的都是低人一等，母亲是被折磨死的，我更是从生下来就受气，祖母连正经名字都没叫过我，不是“扫帚星”，就是“盐丁儿”，意思是咸——嫌透了！

女的还能当老师？！……

从开学第一天，我就对我们这位女级任产生了一种既惊异、又羡慕、更钦佩的情感。

星期一，第一堂课是“纪念周”。

石先生领着读《总理遗嘱》，然后给我们讲解。照字面讲了一遍之后，她告诉我们：总理孙文，字中山，又号逸仙，是我们的“国父”；还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接着就给我们讲“辛亥革命”，她说：1911年（这一年是辛亥年）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领袖的革命党人，在中国发动了推翻满清皇帝的革命，打起了民主共和的旗帜，从此结束了二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黄龙旗”被砍倒，升

起了象征着“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

就是在师大附中，在石评梅先生给讲的这第一堂课上，我开始认识了“革命”这两个字。

我们附中全校学生有“学生会”，各班学生有“自治会”。

我们一年级三班，跟别的班一样：一开学就成立了“自治会”，这就要选“自治会”的主席，还要选出来参加全校“学生会”的班代表。

我们是女生班，主席当然是要女生当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女生当个“长”什么的，我已经不觉得怎么奇怪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会选上了我！主席是什么？代表是什么？怎么当？我从小就是光知道挨骂受气，“主席”、“代表”这样的词儿，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我怎么能当呢？！

我跑到教员休息室去找级任老师。这间教员休息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许多表，书架上摆着很多书和本子，我什么也顾不得看，照直走到石评梅先生的桌前，开门见山地说：“石先生！叫大家另选人吧！我当不了‘自治会’的主席，更当不了参加‘学生会’的代表！”

石先生正在改作业，听了我的话，就停住笔，问我：“为什么不能当呢？”我说：“没当过，不会当呀！”石先生鼓励我：“不会，学嘛，什么事都是干干就会了，只要肯学。我从前也没当过班主任，开头也是不敢当，努力学着做，慢慢就会做一点了。”我说：“我怎么能比您呢？您多有本事呀！”石先生谦逊地笑了笑：“我有什么本事呀！不过比你多做一点事就是了——我知道，你从小就是别人侍候你，你还从来没有为别人做过什么事，对吗？”

石先生怎么连这些都知道！我点了点头。石先生恳切地说：“学着为别人尽量多做点儿事吧！——人活在世上总应该对别